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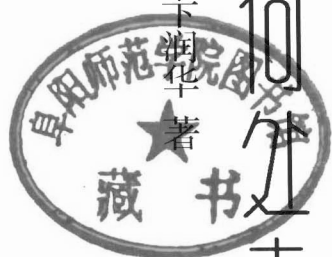
我往 何处去

卞润华 著

我往

何往

卞朝华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往何处去/卞润华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321-5751-8

I. ①我… II. ①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2271 号

出 品 人：陈 征

策 划：郑 理

责任编辑：李 霞

封面设计：钱 祯

我往何处去

卞润华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鸿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8 字数 195,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51-8/I · 4583 定价：3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241597

引子——

六月晨光渲染在古旧的天空里，丝丝暖风承载着季节的溫度吹向遥远的地平线，刺眼而迷幻的光晕中渐渐闪出了一个身影，高大瘦弱而威严羞涩，犹如你我故作深沉的懵懂童年。那是在炎热蒸腾里穿着一袭黑袍的人，一手抓紧衣领，一手捂住胸口，像是雪国里不识路途的旅客，愁眉不展忍着战栗，蹒跚中踏过炽热日光里的雪层，如果顺着他虚弱的目光看去，会发现隐藏在山峦之后的金色门廊，每一寸金光飘来，每一丝焦虑就会淡去，于是他一步步地走远，而留下了身后寸寸消融的流水与轻柔欢歌。

1.

晌午，气派的校门口聚满了人，一幅刚刚印好的巨型彩色肖像画置于众人目光的焦点，那是一张稚气文静但意气风发的脸庞。

“真不简单啊，那么多人里能考第一。”

“听说之前还得过病，实在了不起！”

“真是一表人才，和一般人不一样。”

“宝贝啊，以后要多向这位哥哥学习。”

来往的人们大都会驻足，短暂停留中凝视着新生的英雄，满是羡慕之情的同时也会重复疑问为何自己不能如此，也有人不屑一顾地匆匆而过，留下一句似是而非的非议，但细细听来，那话外缭绕的情绪总有些复杂。一天前的夜晚，校长老师们接到了振奋的消息，本校的木同学在那次最重要的考试中成为状元，无疑这巨大的荣誉将开启他的远大人生，故事将会流传，主人公会渐渐成为抽象而完美的人，活跃在后继者的言谈与心头。

古书记载，传奇诞生总有异象相随。这天也不例外，除了超过四十度的高温外，一件真正的怪事发生在肖像前面两米的地面上，那里立着一个高度不足五厘米——如果可以称之为人的话——的玩意。他手脚俱

全表情丰富，和木年纪相仿，面容则因为太小而有些模糊。细小的身影愈发突出状元郎的高大，无人注意到他，似乎还不如似火骄阳中的袅袅青烟那般显眼。他用着难以置信的神情打量着状元郎，满腹狐疑又似有千言万语，也许最为疏阔的渔网也可以在那双眼中打捞起稠密的情绪。他似乎想洞悉考试的诀窍，让状元郎显灵传授，可这早就是扫除一切鬼怪的时代，即使烧香跪拜奉上贡品也无法唤醒一丝神灵的垂怜，更不用说仅仅凝视了。又或者他想和状元郎沾亲带故闲叙旧情，可那也几乎是水中之月，此时的状元家必定门庭若市人满为患，簇拥着能够呼风唤雨的大人们，唯独没见矮人之类的。他突然胡乱挥舞起来，动作剧烈而夸张，像是在表达着某种难以抑制的情绪，他慢慢走到肖像的脚下，用微不足道的手臂敲打着庞大的英雄。可他实在太小了，以至于再激烈的举动也只是这辽阔世界的浮影，尤其在这吉祥的日子里，喜庆的音符跳跃着压在他的肩膀上，试图踏平这些心灵的褶皱，他渐渐招架不住，只好流出泪来。

哭泣无声而不止，这时烈日渐暗凉风骤起，乌云自天边来，很快就夏雨倾盆，他瘦小的躯体被雨点打得很狼狈，行人脚步愈发匆匆，弯腰低头擦肩而过，更加凸显他的落寞，人声雨影中画面变得模糊，雨印混着泪痕在微小的脸庞上绽开花纹，像上的状元郎神采依旧，静静看去，笑容明净犹如清泉。

2.

九月一日不是木喜欢的日子，每一年大概从八月二十日开始，他就要计算九月一日是星期几，他的数学不能说很好，所以算起来有些迟缓，特别是经过一个玩物丧志的暑假之后，气力与视力都有些下降，所

以他只能眯着双眼虚弱地翻看日历。如果他笑出声来，一定是遇上了星期五，那意味着只要上一天学就能再次放假，当然也并不总这么走运，比如有一次计算出来是星期五，他就满心欢喜地上学，结果一直到了下一周的周五才放假，前后整整八天，还记得走出校园的那一刻，眼冒金星神魂颠倒，像是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他觉得双休日要休息是一个约定，大家最好要遵守，不应该随便更改。

今天是九月一日星期日，木正嘟着嘴一声不吭地走在上学的路上，他不太高兴并不仅仅是又一次开学了，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前天晚上，妈妈专门来找木谈心，大意是这样的：小木啊，妈妈有话和你说，哎，别总昏昏沉沉的，打起精神来，我要和你说上学的事，之前啊，我去和负责招生的李老师见面了，把你的情况和他说了说，我就不断讲你的优点，什么博览群书、尊敬师长、上进心强之类，然后就把你中考失常的情况解释一下，人家老师人可好了，也很看重你，所以特地把你从普通班调到了强化班，而且还说你以后要是努力，考出了好成绩，再调到竞赛班也不准，这么大的学校可就一个竞赛班，那可都是去名校的料啊！……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也是，这个消息有些突然，好好调整吧，现在也长大了，要承担起学生的责任，只要你能好好学习，爸妈一定全力支持，没什么能难倒我们家小木，对不对？木意识到现在应该兴高采烈地伸出手来和妈妈用力击一下掌，然后摆出一副期待朝阳的神情，可他只是慵懒地应了一声，就把妈妈请出了房间。

他摇了摇头，躺在床上看起了天花板。自从六岁时第一次牵女生手被拒绝以来，他逐渐发觉这个世界远比他想象的复杂，就像活在无数个被重叠在一起的盒子的最里层，每打开一个盒子都会碰壁，然后走进另一个盒子中，虽然每个盒子总比之前的大一点，但每个都让他觉得更未知，也许乐观的人会说这是成长，但他却想要是走进一个无法被打开的

盒子会怎样，那岂不是被关死了吗？这个念头总让他恐惧，而妈妈的话就像打开了一个新盒子。他不喜欢妈妈用亲切而严肃的语气和自己谈论学习的事，这两种矛盾情绪的并存总显得有些怪异。他不觉得自己中考失常了，更愿意认为是试卷出得太简单以至于体现不出水平。他还不太习惯形形色色的班级种类，比如一等班叫竞赛班，听说里面仙人林立，考过天书般的竞赛后就不用高考了；二等班叫强化班，学生大都比较勤奋，以后奋斗个好大学还是没问题的；三等班叫普通班，据说成员大都好吃懒做，多动散漫，钟情文体，不事笔墨；再有就是只在传说中出现过的四五六等特殊班了，至于里面有何许人，他完全不知道，流行的说法是出生于三教九流，玩耍时三头六臂，考试时三长两短。妈妈话里省略的部分他完全明白，也知道转班的分量，那是许多人挤破头都做不到的事，可见爸妈实在用心良苦。可他又很难衷心感谢，最担心的就是开学之后见到新同学，那时中考分数就像贴在胸口的名片，潜伏在初次问候的字里行间，无论是支支吾吾还是信口雌黄都不成体统，想到这他就有了一丝厌恶，只好故作镇定不再想象。

这是当地最知名的学校，刚修好的校门出奇的气派，木走到门前，仰着脖子才能看清门的全貌，还有那龙飞凤舞的校名，阳光有点刺眼，光晕中他看到几条锦鲤在高门之上戏水，令他很振奋，那一刻他突然想要立誓，于是一本正经地举起左手闭着眼睛说：“我，木，一定要在三年后的六月变成一条大鱼跃过去！”在木龙门立誓的同时，一场剧烈的冲突在新班级里发生了，两位新生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其实他们还是旧识，甲是校长的亲戚，某次在校长家遇到了乙的爸爸，根据对乙以往成绩的了解，他做出了一个狠毒的推断，所以当乙听到诸如开后门之类的词语后就无法忍受了，凶猛地扑向了甲，而成绩好、背景好甚至长得也好的三好学生甲也不甘示弱，两人就此扭在一块，显然双方都不擅长打

架，所以他们只是在旋转，外人看上去好像陀螺一样。虽然冲突很快平息，但重要的是“开后门”成了大家讨论的热点，而这时木正走在通往教室的路上。

发誓后的木轻松了很多，他边走边幻想着新班级的情景，理想中的班级是这样的：有一个长得美，不大说话，可供远观的美女；有一小群长得一般，但和自己谈得来，能称兄道弟的女生；有一大群热爱篮球、电脑，能搞怪的男生；最好还有一个人高马大，通情达理，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的大哥。至于老师，他最主要的希望是别太严厉，不要总是默写，他每次默写都会紧张，一紧张就什么也不会做了。

如果乙被甲一拳打到了楼下正好摔在木的面前，或者教室内的讨论已经热烈到让他都听到，他也许会意识到局势的变化，提前做出调整，可这些都没发生，天空万里无云，四周一片祥和，以致他优哉游哉，甚至编好了一个漂亮的自我介绍好去吸引女同学。就这样，借着之前豪言壮语的余威他走进了新教室。

“同学，你中考几分？”第一句话就把他呛得半死。

“我……记不清了，刚过线吧。”他紧张到连分数都忘记了，毫不犹豫地用谎话应付了。这时他才看清说话的是个女生，坐在门边第一排。

“别介意啊，刚才有人打架，说什么有人开后门，我就随意一问。”

听完这句话，木表情虽没变化，心里却早已翻滚，只好僵硬地微微一笑，装出少年老成的淡然模样，“这世道，正常的。”然后就找了个位子坐下了。木对之前的表现很惊讶，他发现原来表达方式比内容重要多了，淡定地说假话比慌张地说真话更有说服力，这真是人生的一大步。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事让他觉得反常，比如他每次开学都是垂头丧

气，绝不会壮志凌云地发誓，何况还有些缥缈难以兑现。他忽然想到上一次反常的开学是在初一第一天，他刚进教室就被一群同学追打了一顿，包括老熟人和新朋友，理由是他入学是摇号的结果。所谓摇号，就是在一个巨大的体育场中，或站或坐或蹲着成千上万的家长，他们用尽全力盯着大屏幕，仿佛要把它看穿，那时大家呼吸都很轻，四周一片寂静，突然大屏幕上飞快滚动的名字停住了，几千人整齐发出巨大的叹息声，这时大多家长都悲痛地捂着脸或是撑着头，仅有一人会小心翼翼地低声欢呼，生怕激怒周围的人，如此反复多次，就会产生上百位这样的人，他们不时也摇头叹气仿佛在惋惜，但低沉的欢笑声早已在深处轰鸣啦。

木记得当时追打自己的同学处在很矛盾的情绪中，因为他们是笑着打的，但打在身上却很疼，就好像一群人边微笑边辱骂，这古怪的状况需要慢慢体会，以至于很久后才发现浑身都疼。当收拾书包的声音响起，他才醒过来，这时已有人走出教室，奇怪的是居然没见到老师。

“你好像一直在出神啊。”又是那个女孩，“我叫蓝溪，你叫？”

“哦，我是木，怎么大家都走了？”

“哈！你真的什么都没听到啊？刚才新班主任来训了一个小时话啊！”

“啊？他没看到我吗？”

“怎么可能？！朝你瞪了好几次呢，有凶光！”

这时木才意识到脸颊有点凉，看来这位老师不算温柔。

“别怕，今天他光顾自己讲了，基本没点同学。”

“嗯……”木稍稍放松了一些。

“不过下回可不能这么出神啦，他会生气的，先拜拜。”蓝溪笑了一下就走了。

“拜拜，谢谢你。”

在挥手送走蓝溪之后，木有些不舍，他觉得和这个面善的女孩会成为好朋友，至于那位尚未“见面”的班主任，他还有些后怕。背好书包走出教室，到目前为止他满怀信心，在新的时间与地点，他聚精会神要做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人。

当晚回去木就精心制定了一份日程表：

6：00	起床	13：00—13：40	午睡
6：30	到校	14：00	下午到校
6：30—7：15	早读	14：00—14：45	第五节课
7：30—8：15	第一节课	14：55—15：40	第六节课
8：25—9：10	第二节课	15：50—16：35	第七节课
9：10—9：40	课间操	16：45—17：30	第八节课
9：55—10：40	第三节课	17：30—18：15	晚饭
10：55—11：40	第四节课	18：30—21：30	晚自习
11：45—12：15	午饭	21：30—22：00	随意活动
12：15—13：00	午间学习	22：00—24：00	继续学习

考虑到他的雄心壮志，这份日程表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只用睡六小时四十分钟，有十二小时三十分学习，有近一百分钟来进食三餐，如果上学放学都跑步，加上一次早操，那每天就有超过一小时的多项目综合运动，总之这是一份十分科学的日程表，不仅保证了学习时间，还有营养健康、睡眠和体育锻炼，所以任何学生只要虚心且认真地按要求做，十有八九能成栋梁之材。如果要找点不足，那可能就是有些单调吧，可为了盛开，花朵们怎么能不学会忍受这小小的困难呢？对于

这些闪着光辉的道理木很认同，特别是作为中考的败将，他决心虚怀若谷东山再起。其实东山对于木来说已是很遥远的事了，大约是小学某次不知名的考试，他曾考过双百，可那次很多小朋友也考了双百，木可毫不谦虚，迅速地戴上了老师发的红花，和一群小朋友站在学校的礼堂上，站在校长和众园丁的身边，接受着台下群众的注目，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台下目光通通都是羡慕，这其实很不被一些小朋友认同，因为那种目光往往复杂多变，比如有时是注意到台上第二排右起第六个很好看的女孩，目光就比较柔软，而她前面那位同学的脸总是挡住她的笑脸，目光就变得强悍，反正绝不会只有一种。

在开学的几周中木表现得像个标兵，他严格按照日程表作息，每天起早贪黑，迎着朝阳披着月光行走在校园与家构成的小小世界中，按时完成作业，虚心请教老师，准点到家，上课目不转睛，下课一言不发，连体育课都懒洋洋，如果真有脱胎换骨这回事，应该也不过如此吧。对此老师们很满意，妈妈更是感动到无法相信。木也体会到了举止规范带来的好处，比如充满昂首阔步的道义感，腰杆都空前的直，直到某天蓝溪幽幽地对他说：“你怎么是这样的啊？之前还以为你挺好玩呢。”这让木很为难，他确实自认为高人，可形势所迫也不得不乖乖就范，只好文绉绉地说：“当今之世，人人力争上游，鄙人也无力免俗啊。”蓝溪狐疑地看着木，似乎酝酿着浓密的蔑视，却突然微笑了一下，说：“那好啊，加油！”说完比划出了一个V字才一颠一颠地离开。不知为何，这短短几句沉重打击了木不假思索的理直气壮，让木斗志昂扬之余怅然若失。

在木兢兢业业的同时，许多人仍然散漫地活着。由于大多数时间被严格限定，可随意支配的时间很少，大家总是百无聊赖，于是渐渐就有机智者开始在单调中演绎多彩的生活，上课发发呆，下课唱唱歌，作业

偷偷懒，没事笑呵呵，在班主任火老师看来，这样的状况只能用无法无天来形容。

在许多人眼中，火老师无疑是严厉而彪悍的，他也因此更多承担起思想教育的工作。有时他会手持一架小型摄像机四处拍摄，起初还有人以为是校园访谈之类的好事，立马原地不动开始整理发型等着被采访，好在校园电视上露脸。后来大家才明白自己是多天真，火老师不是采访而是要拍一些“不文明现象”，诸如不穿校服，吃零食，打闹嬉戏之类，到了周一，教学楼入口处就会竖起一块高大的牌子，上面贴满火老师的战果。照片中的人面部都打上了马赛克，应该是出于保护隐私的人道考虑，他们或在追打，或在吃喝，或在谈笑，千奇百怪不一而足，有时还有一些胆大包天的男女生合照，他们居……然把嘴靠在一起！校园清修之地，这实在有辱斯文，是不折不扣的不文明。看到此类照片大家往往层层围住，目不转睛啧啧称奇，语气貌似淡定实则耐人寻味。牌子的最下方总写了一行字：“请以上被拍到的同学自行辨认，交一千字检讨到高一火老师处，如若过期，马赛克将自动消除。”千字检讨并不好写，因为考试作文不过才八百，于是火老师总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到许多语言平实甚至雷同的检讨，数量却并不减少，想必火老师对此也会有些困惑。对于这块醒目的牌子，木起初是怀着看人出丑的不良心理，他此时正争做标兵自信爆棚，丝毫不认为这和身为君子的自己有任何关系，但有一次他发现照片上有个很眼熟的背影，狐疑凝视许久之后才终于确认那人就是自己，顿时气血上涌心底大乱，汗珠伺机而动，多方问询之后才认定自己只是背景，而主角则是一对热恋的情侣，这令木很不满，这两人怎么如此忘我？敢拿我当背景？于是他走过牌子时愈发不屑，正气沛然让照片上的小妖不寒而栗。

开学第一个月是许多同学灵魂出窍的时期，大家松松垮垮糊里糊

涂，结果全班在月考时排在了强化班的末尾，甚至连几个普通班都不如。这犹如闪电的消息让火老师炯炯的眼睛开始充血，周身散发出足以卷动树叶的强电场，那时是化学课，他突然在走廊上闪现，把门推开一个小缝，探进头来面无表情地说：“今天放学全班留一下。”这让许多同学陷入了对即将到来的惊魂时刻的不安想象，不仅担忧着班级的大前途，更为自己惨淡的小前途而揪心擦汗深呼吸画十字，此时没有人出声，无言汇聚成阴影飘散到教室上空正卖力摇动的风扇上，借着风力形成了忧郁的漩涡，让讲台上年轻温柔的化学老师也不禁皱起了眉。这时木的情绪却出奇镇定，因为据他在后门拐角处遇到的一个装瞎算命同学的口供，他本次考试必定大捷，在成为一位认真的标兵满一个月之后，他一反常态信心空前，焦急而兴奋地等待着成绩。

课间木走出教室呼吸新鲜空气，蓝溪突然出现了，“你这次走运啦，我刚从语文老师那儿回来，看到了前十名的排名，你居然第十名哎！”

该怎么形容木此时的表情呢？像是惊讶又像是感动，有劫后余生的小庆幸，又有点受主隆恩的小娇羞，这让蓝溪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开心就笑呗！别撑啦。”

木腼腆地笑了笑，“那你怎么样？应该也还不错吧？”

“假惺惺，我考得烂，比你差多了。”

对于蓝溪说这句话时的淡然态度，木有些惊讶，于是轻声问道：“那中午怎么办？”

“挨骂吃饭睡觉，生命不息啊。”

这时上课铃响了，两人回到教室，很快木就如同花痴般沉浸在喜悦中，想要笑又必须忍住，教室里一片肃杀，同学们无精打采，唯有老师在动情地讲着课。木继续着他的梦幻，一会儿哭丧着脸一会儿捂着嘴

笑，十足的分裂，恍惚中他看到巍峨的宫殿，火老师一身龙袍站在华盖下，双手后背，威严注视台下，那里跪着五十个身着囚服的颤抖的人，看起来一脸稚气，怎么也不像罪大恶极之辈，在火大王两侧是各位尚书，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语部、数部、英部、物部、化部，木正跪在队列中，和大家一样汗如雨下局促不安，直到那洪亮的声音响起：

“木爱卿免礼，此次出征你居功至伟啊！来人，速取爱卿的战袍给他披上，赐座！”木又一次露出了难以形容的表情，用手捂着合不拢的嘴坐到了侧边，看着自己破烂的战袍，顿觉英气十足。

“此次决战，汝等居然轻敌，孤一世英名，就要毁在你们手里了！”火大王怒斥众人，当然木除外。

“罪臣该死！求主上再给一个机会，我等厉兵秣马，定重振大王雄风！”四十九人中的一位看似长官的人凄厉地说道。

“机会？谁给孤机会？！成败在此一举！上王陛下若要知情必定要怪罪，孤是保不了你们了。”所谓上王就是火大王也会畏惧的人，看来他还不够强大。

“啊，大王！我是家中独子，我妈妈会很伤心的！”

“啊，大王！我老家全村人都指望我光宗耀祖啊！”

“啊，大王！我是个小姑娘，还没找到好老公呢！”

这时众尚书也纷纷求情，他们比肩接踵争先恐后，场面蔚为壮观。

“大王，此次语部工作不力，军令别字众多，引发思想混乱，请责备我吧！”

“大王，此次数部工作不力，行军计算出错，未能按时到达，请责备我吧！”

“大王，此次英部工作不力，翻译频频失误，导致敌军误会，请责备我吧！”

“大王，此次物部工作不力，攻城器械不良，未能砸到敌墙，请责备我吧！”

“大王，还是责备我化部吧！若早有硫酸炮弹，我军何以至此啊！”

“哈哈……”听到这些荒唐话，木居然没控制住地笑出了声，于是哀嚎声立刻停止，所有目光都朝他投了过来，满是愤怒与屈辱，木只好慢慢合上嘴默默低下了头，扭捏地轻声道，“大王，还是责备我吧。”

“哈哈……”火大王爆发出了刺耳的笑声，“笑话！爱卿乃人臣之榜样，未来之栋梁，孤不怪你！”

木缓缓松了口气，但肯定是笑不动了。

“不必多言了，来人啊，宣布处置结果。”

“遵旨。”一个阴阳怪气的人扭着腰走上前台，用酥麻的声音念道，“奉天承运，主上诏曰，现列举第二军团众逃兵犯罪事实。在刚刚落幕的东方十二国军力大比拼中，第二军团除模范士兵木之外，出于胆怯、懒惰、轻敌、不思进取等险恶动机，未开一枪一炮就四处逃逸，使我国不幸排名末座，主上无光，更在国际友人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现严肃处理，按逃兵回营的时间先后排名，排名如下：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十九名，×××。具体处理办法如下：

“第一至第九名，罪大恶极，即刻发往北方不毛之地，永不录用。”

“不要啊，大王！我的前程啊！”

“第十至第二十九名，罪无可恕，杖刑二十，即刻执行。”于是立马冲出几条大汉，按住犯人就打。

“不要啊，大王！我的屁股啊！”